

写下《爸爸,我想去乍浦》这篇文章已经十多年了,直到这个初夏终于成行。上海离乍浦镇并不远,驾车也就一个半小时。一路上,我在想,1948年9月,那个15岁的少年是坐船还是坐长途汽车去的乍浦?对于未来的求学生活他是否有害害怕,又或有点憧憬?查了一下资料,1948年,上海、平湖、乍浦间有联运长途,实行一票到底。以当时的公路状况,也许路上需要一天的时间。刚从上海育才中学初中毕业的父亲就这样走向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独立。

2004年父亲去世后,我知道再也听不到他讲过去的事情了,一扇记忆之门被关上了。他15岁至18岁求学的国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乍浦),碎片似的被我记住一些。他们是站着吃饭的,八个人围着一张餐桌,正在发育的男孩,胃口极好,吃得飞快。从此,父亲总是饭桌上第一个放下筷子的人。穿上校服后,父亲在小镇唯一的照相馆拍下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被老板长久放在在橱窗。15岁的英俊少年,任凭走过古街的小镇居民注目评点,怎能没有一点骄傲和自得?今年整

某个午后,在庭院内闲步。忽见玻璃门上映出几个奇怪的图腾。这图素来洁净,辉映着蓝天白云垣墙草树,这水和泥尘混杂的图腾何来?谛视之。左侧一图混沌如球状,依稀能见喙与眼睛,中间一图是毛茸茸一团,如炸裂羽毛拓于其上;右侧偏上最清晰的那个,一鸟羽翼奋展,两脚如鹰爪垂,尾翼呈扇形。显然是急停迫降状。此图腾形制生动,不亚于名家笔下的水墨画。上下尚有图案不清晰者。

院内鸽子正“咕咕”于暖阳下享受午后的宁静。一定是它们的杰作!然院内空洞无所遮拦,其何至于往玻璃上撞呢?遂联想到父亲说的事。那天,他正从前屋的窗口朝院子里张望,忽听“砰”的一声,随即见一鸽子自半空掉落于地。检视之,其呼吸急促,两眼紧闭,嘴角鲜血殷殷,再没醒来。父亲纳闷:何故好端端的鸽子,掉下来死了呢?我的斗室书屋紧傍玻璃门,便留意之。

此院在屋后,平日里少有人扰,静可罗雀。院内饲鸽子数十,虽时有鸹鸽、麻雀光顾,但那是鸽子的天地。它们多群聚,或觅食呼伴,或洗日光浴;公鸽求偶声喁喁,乳鸽讨食声咻咻,一派祥和升平。一日,不意忽有生人自外闯入找我,鸽子受惊,慌不择路,振翮北飞,随听得“砰砰”两声。便起视之,见两鸽子颓然在地,呈痛苦挣扎之态。还好,这回那两只鸽子,无生命之虞,休整片刻又起飞,已是不再轻捷,如人之趑趄状。显然鸽子是因为遭逢不虞之扰,才慌不择路。

鸽子爱清洁,喜欢淋雨、洗澡。我于院内预置石槽一二,屡屡注换活水,多植水草,蒔菖。阳光炽热,燥热难耐,鸽子尽出,轮番于石槽内洗浴。或戏水扑棱,或出浴后躺于石板上享受桑拿。此情此景,令人想起洗浴的天鹅。无何,不知其中一鸽子,一声招呼,鸽子群起。前有屋子阻断,往北飞是最好的选择。这也成了习惯。不意两三鸽子,不长记性,撞上玻璃门,纷纷坠地。

有文化的人说,鱼的记性才八秒,那多数是人云亦云。打鱼人说,不止八秒,那是经验。鸽子一定有记性,而且是好记性。那那样多次撞击怎么不长记性呢?前者,属一时惊慌才碰壁;而后者因高兴而忘形。结果都一样碰得头破血流,乃至于殒命。现实生活中,此类事亦常发生。如若如高墙壁垒,因在明处,凡有智物的物类,终究不会拿生命开玩笑。除非那物类生性倔强,知道不可为,也要往上面撞。但这毕竟少数。见此,凡夫笑其脑子灌水,而且是污水;智者却肃然起敬,为之动容。这又当别论,我说的是不作如是想的庸常物类。然而,生活中要提防的倒是玻璃或幕墙,看似通透无物,其实,险象林立,防不胜防。鸽子就是上了此老当。特别在惊慌失措间,或在得意忘形时。

此后,类似事件依旧频仍。那些都是五岁以上的鸽子,窝内乳鸽尚出壳不久,其无谓殒命殃及后代。奇怪的是,那群鸽子中居然有几只鸽子,从此不再离巢奋飞,除非进食,才踱到外面,却不见其飞插天空。即便天是那样地高远,春色是何等地明媚。却落在屋脊上,伸长脖颈看世界,偶尔“咕咕”几下,倒像个先哲似的。那一定是多次碰过无形壁垒的鸽子了。可见这些无形的壁垒,在鸽子心里落下多大的阴影。父亲说,怎么办?不想想办法,它们还会撞上去的。想到那鸽父母病死的情景,以及那些无辜的乳鸽,我心生内疚:伯仁非我所杀,却因我而死。于是,我在玻璃门上贴上有图案的标识,但愿鸽子能领略我的好意。

理父母的遗物时,我又找到了那张照片,再次看见了那个神采俊逸的少年。抹去年代的尘埃,我看清了照片底部的印章:真我照相·乍浦。我想,是时候去乍浦了。

客居乍浦多年的俞兄,根据我之前文章中写到的点滴线索,找到了所剩无几的旧时痕迹。他为我们准备了乾隆三十二年乍浦城图和现在的地图作对比,把我们带到了残存几幢旧民居的西大街和古城墙遗址公园。走近城门,就见篆体的“乍见浦门”四字。俞兄说:乍浦的里蒲山和外蒲山之间为“浦门”,海上驶来的商船、番舶,经茫茫大海,至此“乍见浦门”,故此地得名“乍浦”,乍浦置镇已有1181年。我想,我也是乍见浦门,虽然无数次在父亲的叙事中听过这个镇名,小时候去外婆家又总要路过乍浦路、海宁路。

关于这所学校的明确地名是来自我父亲一位校友的回忆:“来到乍浦后才发现,这所国立学校连校舍都没有。校本部设在徐家祠堂,一年级教室也在这里。二年级

教室以及餐厅在齐王庙,而宿舍则设在城外一所楼房至德昌棧行。那时还没有三年级,可能是因为学校是1947年才开办的缘故。因校舍分散,休息时间是由号兵吹号为准的。”俞兄几经查询,找到一个从小在齐王庙玩耍的68岁老人,从他那里了解了齐王庙的变迁,找到了齐王庙旧址,在今天的古银杏公园边上。一棵千年银杏枝干遒劲、绿叶繁茂,立在公园中间。俞兄说,旧物都已没了,只有树是真的,它一定见到你父亲从树下跳跃而过。这里离学校所在的齐王庙不远了,父亲一定常在此与银杏相遇。

齐王庙和相邻的城隍庙都已被拆除,原址盖上了高楼,不远处新造了一个城隍庙。我们正在庙门口看一个方形石臼,俞兄说这是古物,可能是原来庙里的香炉。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一个高高的光头男子走来,插话,这不是香炉,这是徐家祠堂的门槛。徐家祠堂?我和俞兄相视一惊:这不就是校友回忆中的校本部吗?怎么这么巧,在齐王庙旧址

过了芒种,农事突然就忙起来了。在光阴的白马掠过白天和黑夜之际,地里的油菜和麦子割完了,剩下一小截麦根和杂草独自欢喜着,原本麦浪翻滚的田野立时变得空旷,大地母亲跟人一样也需要清空,在适当的休养生息后重新孕育生命。

这时节,老天爷时不时地洒下一阵太阳雨,在高温和雨水的作用下,遗落的菜籽和麦子又东一簇西一簇地抽出了手指长的嫩苗。田野里沟渠纵横,满满的渠水哗哗流着,迫不及待地流向暂时闲置的麦田。麦田进了水,先泡几日,让泥土变软,以备牛耕。父亲请了养耕牛的农户帮忙,将我家的麦地都

翻耕了一遍。当干硬的麦田变成了松软的水田后,就可以种水稻了。

种水稻,我们有明确分工,母亲和我们小孩自然地担起拔秧的任务,父亲种田。我家在六十亩畝和长坞口的田有四亩多,父亲一人忙不过来,他早在几天前已跟别人换了工,先帮人家种几天,轮到我家种田时,他们回头来帮我们种;母亲也提前帮别人家拔秧,轮到我家时,她们也会主动来帮忙。

天蒙蒙亮,我的甜梦被门前青石板路上走路和讲话的声音硬生生地吵醒。当我们戴着草帽赶到木桥头的秧田时,有人已将一领秧拔到头了,身后竖着一个个绿色的秧苗。

家老宅后院那棵合欢树,是我的祖父在上世纪20年代初种下的,长成十几米高,双手合抱尚不能围。每到仲夏时节,枝叶茂密的合欢树像一把巨大的伞盖,这里便成了全家乘凉避暑的场所,更是孩子们撒欢的乐园。后来老屋拆迁时,我们将这棵合欢树锯掉做成了桌子、凳子,但那熟悉的容貌、优雅的身姿,还有那淡淡的清香,依然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夕阳西下,轻烟薄雾笼罩下的合欢树,树影婆娑,夜幕降临,皎洁的月光透过枝叶,远处传来声归巢的鸟鸣,给合欢树平添了几分朦胧、幽意和浪漫。

我们竟然找到了徐家祠堂的旧物,而此前,我们谁也没提过这四个字。没有早一分钟,也没有晚一分钟,偏偏就让我们碰到了这个“神人”。连忙向他打听徐家祠堂的位置。他很肯定地说,在沿河走出去的大路口,一棵广玉兰的边上。道谢了之后,我们很快找到了路口的广玉兰。又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古树,两地相距不远,合乎校友的回忆。终于确定了父亲学校的位置,内心充满欢欣。

下午我们去了外蒲山,那其实是一座美丽的小岛,一架立意为“挑绷绷”的红色吊桥,连接了陆地和小岛。从岛上远眺,运河水与海水黄蓝相间,薄雾中更有一座座小岛。千年前,一艘渔船绕过众岛暗礁,行至外蒲山脚,乍见浦门。回程中,想起了父亲1951年辞别此地后的经历:先在温州参加工作,直到1956年;1956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就读外文系;196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了上海水产学院。他在上海水产学院与乍浦母校很多故旧重逢——1951年乍浦国立高级水产职业学校并入上海水产专科学校(后为上海水产学院,今为上海海洋大学)。是巧合,也是缘分。

“噶小的小人也来帮忙了?”有人看我摇摇晃晃走田塍路的样子,不禁问母亲。“来嬉戏的。”母亲笑着道。虽说是去玩的,但我还是很认真地学母亲的样子,卷起裤管,半蹲身子,将左手肘靠在左膝盖上,右手将几棵稻秧同时拔起,等够一把时,浸到水田里洗干净,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棕榈叶扎起来,一个秧完成了。我手小,只能几棵几棵一起拔,大人则一把下去,连泥抓起,在水里浸一浸后,往小腿上将松软的淤泥甩掉,再浸到水田连荡几次,将秧苗根洗净,扎成一把。做这些动作几秒钟即可,一整个上午,都是机械地重复“拔、甩、捆”的动作,且都由妇女承担。男劳力都在上面的水田里,弯腰将刚刚拔起的秧苗一棵棵插进田里。

天色渐渐放亮,仰天弯的小鸟叽里啾啾地婉转

着动听的歌喉,我竟听呆了,站在原地忘了手上的活。“娟子,你几个秧拔好了?”当鹤林大哥哥用杭州话问我来,我才从鸟声中回过神来……

这是我最早跟大人在生产队下田干活的记忆,至于干活期间有没有被蚂蟥叮咬,有没有看见水蛇从秧田深处游出来,脚底板有没有被石刀割破,全然不记得了。

几年后,我家分到了自己的山和田。父亲在七亩丘置了几分秧田。秧田距六十亩畝的稻田约两公里。为方便收割和运输,我家在农忙到来前,专门请木匠师傅到家里做工,独轮车、稻桶、米桶、谷仓等都是那时新做的。有了独轮车,挑柴、担稻和运肥就可以不用肩膀了。种稻那天是周末,是父亲专门挑过的日子,因为我们小孩可以帮忙了。天气晴好的日子,我们

前段时间看完孙俪主演的电视剧后,忍不住去淘了同款项链,收到货后觉得物超所值,接近隐形的鱼线下吊着颗大大的锆石,装饰效果奇好且百搭。朋友看到后惊叹,这颗钻石足足有两克拉!我笑着说,哪里是钻石,就是锆石。她说,到我们这个年龄,真的还是假的又有何妨。我连说是,两百块戴上两万块的效果,才不负年龄。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在的我们已脱离了外物对自己的定义,不需要用贵的物件来显示财富,用便宜货也不怕人看不起。

真假随意,花儿也一样。今年的母亲节,孩子送了毛线花,他每逢节日偏好送我假花,比如毛线花、香皂花、永生花……我把这几年收到的花放在家里的边边角角,看到现在,想到是某年的某个节;那束,则是另一年的另一个节……这就是假花的好,一直都在,保养简单,擦擦灰就行。不像鲜花,要根据不同的品种进行浇水换水,花期再长终有凋零之日。不过,从花苞到盛放再至凋零,鲜花能让观者感受生命的历程。而且其香气和生气是假花没有的,它最能为厅堂和餐桌增色。真花、假花各有优势,共同装点生活。

装点生活的还有艺术品,很多名家字画都有其临摹的仿品,仿品有仿品的市场、仿品的价格,毕竟名家真迹能买得起的人寥寥,而仿品能进入寻常百姓家。这些仿品不仅是单纯模仿,更有艺术创作者的再创作,有其独立的艺术价值。当然,在古玩市场赝品泛滥,把赝品当真品卖则是商业诚信问题。

在上述领域,“假货”有其存在价值,在精神领域,“假话”也有其存在价值。比如,久未见面的同事说“你瘦啦,脸小得尤其明显”,我当时听了很开心,可回家一称,体重一点都没减,哪怕小数点后一位。照照镜子,脸也没小。细想起来,商场售货员和美容师都是擅长说此类假话的,她们的赞誉常常让顾客不知不觉就掏了钱,她们更多的不是提供产品服务而是提供情绪价值。同样提供情绪价值的还有美颜相机,直播间、腾讯会议等应用自带的滤镜功能等,虽然产出的不是百分百的真实,但大家似乎都能接受这种颜值“造假”。在一定范围内,稍稍美化点自己的形象是人之常情,不过若美颜和滤镜开得太过,一个大老哥们变成俏丽佳人,那就是欺行为了。

由此可见,“假”亦有道,“假”合理存在的前提是标明真实的材质和来源,如果以“假”充“真”,轻则构成欺诈,重则构成犯罪。有三样东西我最不能容忍造假,感情、书籍和学历。用虚情假意去骗真感情是对真情的不公;盗版书是对作者和出版社的不公;学历造假是对莘莘学子的不公。

戴着草帽,穿上长袖、长裤,拎着凉茶,步行到七亩丘。脱掉凉鞋,很自然地将双脚踩进秧田,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乌油油的田泥抚摸着我的脚掌和脚趾,从没人这样子裹住我的双脚不留一丝缝地抚摸。芒种过后的太阳显然是热的,水田里的水在不断地升温,汗水很快将我们的衣服渗湿。我们重复着拔秧、洗秧、捆秧的动作,不时有受惊的小青蛙从秧田里蹦出来,伸长腿后快速地蹦到另一块田里。路边的柏籽树上,蝉声阵阵,一声又一声,不停地叫着夏天。

回家躲过正午的酷热后,继续到田里拔秧。其实太阳仍是热的,田水依旧发烫,咬一咬牙,我们将双腿伸进秧田,重复上午的劳作。这块厚实的泥土就是这样教我从小学会劳动,学会接触大自然,认识大自然。

玻璃门上的水印

汤胡梅



青海海西州,一望无际的荒漠里,有一处水系丰沛的雅丹地貌所在,据说是世界上唯一的水上雅丹。那里至今人迹罕至,只能靠大客车开上数百公里将我们拉过去。我们吃带过去的自加热盒饭,晚上搭帐篷睡在硬邦邦的荒漠地上。那天临近傍晚,一个人赴远处拍摄,临了赶回营地走到此处时,不自觉地停下了脚步。眼前是一潭水,水面平静得如同镜面,倒映出雅丹地貌特有的自然形成的石墙。世界在此时仿佛停了下来,乃至有了空灵的感觉,显现出一种旷古的纯自然意境。此时的我,心情也随之静了下来,仿佛壮阔的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这时的我,想了很多,想到了孩提时代的事,想到了一路走来的人生体验。此情此景,似乎应了一句诗:岩扉松径长寂寥,惟有幽人自来去。沉静遐思了十来分钟,突然意识到时间不等人,这才按下快门,向着集合营地匆匆而去。

摄影

真的,假的

北北

边看边聊